

【人生边上】

一生恰如卷柏

□牟民

初识它，在我来乡下县立二中教书的当天。办公室窗台的花盆里，它旺盛地蓬开头颅，以它的辛味儿引起外人注意。它不华丽，似一堆乱草，甚至乱草都比它养眼。无水，便蜷起身子，仿佛在说：时空在，我在。

多日后，晓得这盆卷柏是不擅养花的祝培书老师精心养育的。我当时想，养什么花都比这个好看。培书老师见我卷柏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表情，说：你可别瞧不起它，这玩意儿泼皮，俗称九死还魂草。与祝老师一起教学的日子里，我才明白了他为什么喜欢卷柏。

培书老师干过三十年班主任，教过十届毕业班。他教学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懈怠，教案每年都写一大摞。看他的教案，是一种享受，一手硬笔楷书清晰美观，哪儿写错了一个字，他用直尺画一方框，打上斜线，成为一种缺陷美。我曾经问他，您教材这么熟，不备课照样上讲台，何必如此反复写教案？太累了！他笑笑说，备课无止境，每次都有新发现。再说现在的学生发展不平衡，方方面面，要分类指导，一个教案应付不了的。无怪乎培书老师的教学成绩年年全市第一，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教师，198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在栖霞市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教师。

培书老师做学生思想工作，热情细心周到。他一生不会扑克麻将，不会下棋玩乐，所有业余时间都在备课、批改、辅导，找学生谈心。学生都喜欢跟他读书。有一年，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的孩子慕名到培书老师班上复读。第一天晚上，孩子水土不服拉肚子，弄脏了被褥和内裤。早上孩子打电话让家里人来拾掇铺盖。培书老师知道了，上早自习时，他把自己的被褥送到学生宿舍，拿回弄脏的被褥和内裤，让妻子拆洗。早饭时把学生叫

到家里。学生看到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面条，还有治拉肚子的蒜和药片，流下感动的泪水。

培书老师是一个孝子，月休一定回蓬莱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不会骑自行车，每次都是步行往返。一开始走路发晕，他不晓得自己得了高血压，但月休也从不间断回家。那时候车辆不便，坐车得两天才能打个来回，步行抄近路可以节省一天时间。学生都走了，他背上书包，翻越一座海拔八百米的大山，往家走。等到晚上赶回家，和父母待一个晚上，天蒙蒙亮，又往学校返。有几次恰逢大雨，我们总认为他回不来，可是每次刚打预备铃，他裤脚沾满泥，浑身湿淋淋的，准时出现在讲台上。长时间伏案工作，他身体透支太多，高血压、冠心病、神经衰弱、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不断光顾他。

1989年，培书老师调到了县一中，学校分给他一套两万元的房子。他的工资都是月月光，老伴没有工作，女儿在外打工，没有多少收入，他又经常资助贫困学生，没有存款，又不愿跟人借钱，他便想着退掉房子，再回乡下教书。他的三个当了经理的学生听说了，凑齐了钱替他交上。我曾经以此为原型，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归去》。

在城里退休后，培书老师离开了讲台，由原来的无我进入了有我境界，他始终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加上多种疾病缠身，不久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培书老师去世前，把两万块钱还给学生，学生不要，他发火说：你们不要，我把房子退了，回乡下老家去。学生没办法，只好收下。

培书老师搬家后，卷柏留在办公室里，它已经满了花盆。每次给它浇水，便想起培书老师静静跟卷柏对语的镜头，仿佛卷柏立时蓬松开，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高中退休教师）

【悠悠我心】

为师日常

□安宁

早晨厚着脸皮帮一个学生第三次催问某报编辑，一篇答应留用的评论文章大约何时刊发。文章跟我虽没有关系，对学生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也是写作成绩的证明。

中午又帮一个非常有写作天赋的大一学生写信推荐短篇小说至某知名文学期刊副主编，因作品有非凡的想象力，很快得到回复。截图给学生后，又犯了老师苦口婆心的毛病，喋喋不休地将写作经验和文学圈现状和盘讲给学生，给予鼓励，同时也给予告诫。

了解我的朋友说，你帮人做事太多，以后不要管太多别人的事情。但我总觉得，对于自己，一切只是举手之劳；对于别人，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或者命运的转折，于是便始终像是一个老好人一样，帮人做事，不忍心拒绝。晚上读书，见书中写道：“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他要完成和学习的东西，譬如分享更多的爱，彼此更加慈爱，发现人生最宝贵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与爱，而不是物质。”忽然了悟，或许助人也是我来到世间需要完成的一件事。而由此获取的平和心境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大约是这种完成给予我的回馈。

当伯乐，非得有一颗婆婆妈妈的心不可。否则，学生在因为年轻、认不清社会竞争的残酷而作出错误决定的时候，若我不生气地啰嗦几句，或许会埋没掉一匹千里马。几天前，让学生抓住机遇，学生竟然漫不经心地拒绝掉，我发了几天后，心里那股子对她才华的怜惜，还是让我强压下火焰，又给予谆谆教导，喋喋不休地讲清其中的道理，直到她做出妥协。

其实想想，做这些毫无功利之心，纯粹是一股子珍惜学生的热情，不想看到一块原本可以光芒闪烁的金子如煤块一样隐匿地下，永远不能让人认识到他（她）的价值。也或许，

学生不想出名，不想走到台前，可是我依然认为，向前走，并非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获得人生的自由，能够远离喧哗，回归生命本身的寂静与开阔。所以，对那些倔强的学生，我便反反复复，忽而因为他们的固执己见，想生气放手；忽而又因怜惜他们的才华，重新做回伯乐，引领他们朝着正确的道路向前。

这些，于世俗中我的职称和收入毫无帮助，可是，我依然想看到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学生能够朝着更为美好的未来飞奔，哪怕有一天他们统统将我忘记。

一上午忙得像打仗，填写学院要求的各类表格，有问题搞不清楚，打电话给学院办公室咨询，负责行政的老师如机关枪一样突突突说了一通，嗓门大得能让电话线爆炸，听得出也已经忙得眉毛胡子都着了火般，赶紧止住问话，不再打扰他们。

可惜这世俗的烟火逃也逃不掉。挂了电话，该干吗干吗，填完了表格，出完了试卷，备好了课，审阅完了学生作业，花不到十分钟扒拉完了不知是什么滋味的饭菜，立刻打车去学校找领导签字，外加给学生上课。

坐在车上，忽然想起一个学生在作业里向我提出“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希望我能指点。他并不知道，其实我也常常陷入这样的困惑和追问。比如，人的欲望到底该如何平衡？为了将女儿骑车十三分钟到学校的房子，我耗费二十多天，天天被房产中介打扰，这样对生命的消耗，又到底值不值得？如此看来，欲望给人带来的，似乎就是烦恼和痛苦。可是，没有欲望，人类又如何前进？

在人生的天平上，欲望在左，生命在右，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在人生的汪洋中，学会平衡。

（本文作者为80后作家，山东泰安人，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教于内蒙古大学）

【个人记忆】

穿裙子的“先生”

□米丽宏

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山村学校。报到那天，一进校门，恰逢洋槐树枝叶间的铁钟“当当当”响起，校园里蹦着跳着的孩子们，被钟声催着陆续跑进了教室。

我望向那排红砖灰瓦的教室，看到有学生停在门口向我友好地挥挥手，有的从窗口探出头好奇地探寻着什么。显然，他们对我产生了好奇。

我被安排教初三语文课。

那个暑假，我刚读到了叶嘉莹先生的故事，心里充满了对她的仰慕。先生不愿被称为才女，却愿意接受一个有点古典的称谓——穿裙子的先生。我决意追随她，做一位充满智慧的师者。

山区学校条件艰苦，但我觉得爱美是人的天性，小地方的孩子也不例外。学生在日记里写道：穿着连衣裙的老师，真美呀。我不禁会心一笑。尽管学校里的几个女老师平日都不穿裙子，但我不想丢弃我的连衣裙。我希望带学生一起发现美、欣赏美，这种美，不仅在服饰，更在学科，在人情，在大自然。

我站在讲台上，讲李白杜甫，画中国石拱桥示意图，跟他们一起朗诵：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上课时，每当朝阳破窗，金色光斑投在黑板上，黄澄澄一块，好像成熟的果实；光点映在我的裙子上，有了一种华丽庄重的感觉。我们背诵朱自清的《春》，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发现，常有麻雀从窗口跳入，落在窗框上，歪着头，似在倾听；声音一大，它们便轻巧地飞走了。

我渐渐融进了这所散发着村味儿的学校。

黄昏放学后，我喜欢到学校后面的杨树林里走走。那个年岁，没有疲倦，全是梦想；梦想倦了，找棵树靠一靠。杨树便像朋友一样，承接住我的肩膀。树林里有野花，我从来不敢采，就让它自开自灭。我清楚，只需一开窗，一窗绿色和花香，就会灌进屋，像我喜欢的诗歌。

我常在树叶的轻吟里备课、批改作业，好像村人们在耕耘土地。三年的专业教育和天性里的热爱，使我拥有激情、耐心和细心。我把文章的脉络理清，就像把板结的泥土翻松；把词句的意思弄透，就像把每一个土坷垃捏碎。一篇篇文章的版图起伏连绵，徐徐呈现。明天，会有一批种子在这片土地上吸取营养，萌根、发芽，长成理想中的模样。

常有学生家长来学校探探、坐坐，叙叙孩子的事。一个学生的爷爷来访，竟称呼我“先生”！这老派的、沉甸甸的称呼，让19岁的我一下子脸红了，我觉得我还担不起这个称呼。我忽然想到了叶嘉莹先生，想到了自己的梦想。

然而，在村子里生活，也会有一些小传闻扰动我的思绪。

“看见了吗？学校里只有那个小老师穿裙子，出风头吗？”

“人家教学还不错，对孩儿们好着呢！”

“那，个人生活也得检点呀！”

我昂昂头，笑了。想不到穿裙子也会惹出口舌。我在心里拿定主意，我会让村人认识到，穿裙子是美的，追求美是一种力量。

每次上课前一天，我都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把讲课环节默默演练好几遍。我上讲台，不拿书本，书本已谙熟在心。我腾出注意力和心思，跟学生互动交流。我们的课堂总是那么自然和谐，好似浸润着泉水的爽甜，散发着山草的清香……

多年以后，我仍怀念那连衣裙飘逸的岁月，我和学生一同徜徉在诗意的文学氛围中。

很多次，当我回家休假归来，站在山冈高处，夕阳抚摸着我的脸庞，山风吹拂着我的裙裾。我静静遥望云烟深处鸟巢似的学校，总感觉它也在呼唤般望着我。我整理一下背包，轻轻走向它。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河北邢台市临城县第三中学）